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七十九回 詭計多端桃僵李代 人心叵測害命圖財

卻說顧忠因講起老主人的家世，不禁大發牢騷，說個滔滔不絕。薛慧兒本是聰明絕世的人，心裡忽有所感，便乘著顧忠有些酒意，掘根到底，問些顧府裡從前的歷史。那顧忠正苦沒的講處，便一直從頭兒自小兒進了顧府裡講起，傾筐倒篋，一直講到現在為止。他倆夫婦彷彿聽了一部大書，直到天色將晚，便告辭了他老人家。回到客棧，用過晚膳，魏企仁早已倦了道：「今兒被你外公真絮聒得夠了。」慧兒看了他一眼笑道：「照你這樣的嫩蟲，又嫩又蠢，怨不得一輩子沒出頭的日子。」企仁見他又埋怨自己，便不多嘴，寬了外衣，歸自己鑽進牀去睡了。此時棧裡還十分熱鬧。慧兒坐在燈下，手裡捧一杯茶，眼睛看著鏡子裡自己的影兒只顧出神。聽企仁早已呼呼睡去，也不理會，卻把茶杯子放下，用指頭蘸一點兒水，盡在桌子上畫圈子。畫了又畫，描過又描，心裡不知盤算些什麼。忽而自己吃了一跳，回過頭去，卻沒得人。聽聽棧裡的人已都睡靜，便掩了房門，遮了窗簾兒，寬了衣服，脫了鞋兒，鑽進牀去。把企仁推醒了道：「不要癡睡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」企仁醒過來，擦擦眼睛道：「好人，你這會子才來。」慧兒道：「不要鬼纏，我和你講正經。剛才我外公講的話，你多記得麼？」企仁笑道：「人家的事，干我什麼？」慧兒道：「我和你要過好日子，便在這一席話上。」企仁笑道：「這話我不懂。」慧兒把他臉上狠狠的擰了一把道：「蠢蠢蠢！」企仁猛然省悟道：「好人，真是鬼精靈似的。我想到了，你不是教我去冒……」講到這「冒」字，慧兒早把一手握住了他的嘴，忙走下牀去看一看，門窗關的正好，又側耳聽聽，隔房都是鼾聲，才放下心，重又上牀。卻早被企仁攙在懷裡道：「好姐兒，我這會子想來正是一個好機會兒。」慧兒忙道：「幽雅點兒！好雖好，咱們還得細細商量個萬全之策。咱們睡著，慢慢兒計較。」

倆口子因便一枕兒睡下，慧兒道：「你前年到府裡，可有人見到你過？」企仁道：「我和你外公是在路上碰到的，別人都沒和我打過照面。不過這件事，只怕你外公不肯做。」慧兒道：「那自然。他怎麼肯和咱們打通一氣。不過，這事兒也不急。他是望七的人了，少不得過上十年五載就要久別的了。那時候，咱們再出面回來，便萬分妥貼。如今只要想個法子，從遠處放個風兒到兩位小姐耳朵裡去，種一個根子著，那結果收成放在後面也不打緊。」企仁呆呆的想著一件事，慧兒講到後面，他竟沒有聽見。慧兒見他不答，因道：「怎麼又發呆了？」企仁忙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我想那兩位小姐，難道會認不得他兄弟？」慧兒道：「這一層毋庸慮得，如今已隔上六年了，那全哥兒是十二歲上沒了的，便是真個活著，今兒回來也不免認不得了。並且大小姐是從小兒在廣東，直到大老爺死了之後，才搬回蘇州來。那全哥兒已是死了，不曾會面。便是二小姐，也從二老爺去世之後，只和三老爺合住了三個多月，過了百日，便到盛府去了。隔過一年回來同出，船便翻了江裡，連貼身丫頭婆子們也都翻了，還有誰認得出真假來？不過第一件事，要把顧府裡的家事早晚記在心裡，能夠隨口兒背得上，方不會露了馬腳。所以我想打明兒起，我便去外公那裡住上幾天。要把全哥兒小時候和兩個姊妹們在家中的舉動言語也打探一點兒，放在肚裡方好。」企仁道：「這個不妥當，他那裡還有人，回來認熟了，倒又添上一層障礙。如今我且問你一句要緊話，到底顧府上有多少的財產？回來不要值得我一番舉動。」慧兒道：「現錢呢，我不知道。單論田產，你昨兒不聽我外公說有百巴萬嗎？」企仁道：「那麼三股分來就三十多萬。」慧兒道：「有了兒子，哪裡還派女兒分得？好在他老輩手裡從未分過，將來誰好講這一個『分』字？」企仁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竟是打著如意算盤呢。也說的是，本來沒有放著兒子，再准女兒承襲的例。不過他家裡三位老爺的名字和太太的母家姓還有什麼人？祖宗墳墓又在什麼地方？葬著的都是什麼人？都派原原本本打聽一個仔細。」慧兒道：「所以我說要到外公那裡去多住幾天，才好明白。你說又怕人認熟了。」企仁道：「我又想過了來。他那裡不過只有一個長壽，將來也容易打發的，明兒我便和你同去也好。」慧兒應允。當晚夜已深了，兩個各在枕上思前想後的想了一番，各自睡去。

到了次日，他倆口子便袱被到了顧忠那裡住下。少不得說長道短，一個說的無心，兩個聽的有意，不消幾日，竟已全神在握。那顧忠的乾兒子長壽，本是芝珊的小廝，生得十分伶俐，因此顧忠認他做了乾兒。當初芝珊給他一個丫頭做了妻子，後來他那妻子有了外遇，活活的被長壽逼著死了。所以也看破了，不願意再娶，直到如今三十多歲了，還做著鰥夫。這會子慧兒到來，見他出落得和畫上美人一般，心中不免歎羨。慧兒又稱他做舅舅，頗形親熱，他自然骨頭兒也輕了一半。因看慧兒面上，和企仁也十分投機。那魏企仁是走過道兒的人，知道長壽這個容易結交，有心要用著他，便憑任他和慧兒去親密。慧兒是出過洋的女學生，本來不在行跡上講究，見長壽愛著自己，越覺得自己容貌超群出眾，才會教人傾倒，益發放出手段，牢籠長壽。居然把這人玩弄在股掌之上。凡是慧兒講一句，長壽便如奉了聖旨一般。

慧兒見時機已到，便把自己想做的那件事，告訴長壽。又說：「將來做到那個地步，咱們便好一輩子住在一起，包管你後半世的受用不了。」長壽驟聽之下，愣住了半晌，後來想想不禁笑了起來道：「果然好主意，包充得過去，只是這老頭子精神正好，哪裡便會死去？日長久遠的等著，到叫人不耐煩呢。」慧兒笑道：「終不然把他謀死。俗語說的好：『有心不在遲，』『欲速則不達。』我這會子告訴你，不過叫你做個內應，把些田房產地留心記下。一等老兒轉背，你便趕緊通個信兒給我，我便好同著那一個轉來。」長壽耳朵裡聽著，心裡卻只轉念頭，因道：「你兩個不等在這裡嗎？」慧兒笑道：「這哪裡有日子好等的。我打算明後兒，仍和企仁往日本去。聽說秦寶珠的小舅爺葉魁在日本，咱們只要碰到葉魁，提起自己本來姓顧，十二歲上赴揚州去時，翻了船落水，遇著姓魏的救起，做了兒子，帶到日本來，住到如今。因為家中只有兩個堂姊，本來不甚相得，一個已是同時落水死了，一個又在廣東不知下落，所以不想回去。照此講給葉魁聽，少不得便會通知寶珠去。等他們來信叫咱們回國，咱們只說不願意去，仍自住在日本。那時他們知道全哥還在，自然不敢動那家產。便要動時，也得留起一股，咱們只要等到老兒轉背，回來享受就是。你說好不好？」長壽笑道：「好果然好，只知道等到幾年。這會子你那一個兒哪兒去了？」慧兒道：「他見你來了，大約到老兒那邊去了呢。」

長壽便自去找那企仁，找著了兩人同到竹園裡去密談了一會。企仁答應他，事成之後，把所得的家產分給他三股之一。長壽滿口應允，卻要魏企仁寫一張字據給他，做個日後的憑證，企仁道：「這個哪裡可以形諸筆墨。」長壽道：「那不行，回來我到白費了心，沒一點兒憑據，我又怎麼信得過你？」企仁想一想要道：「也罷。停會子我寫來給你。」長壽道：「說做便做，你快寫去。我到老兒那邊轉一轉，仍在這兒等你。」企仁點首，便回到房內，見慧兒不在，便寫了一紙，袖好走到竹園。長壽已等著了，便伸手討來，看他寫著是：「立證券顧全，予自髫齡，沉舟獲救，改姓魏氏。賴我同志扶助一切，致有今日。歸宗顧氏之後，願以承襲所得財產割三分之一，畀我同志，以資報酬。倘食斯言，有券為證。」長壽笑道：「這是代全哥兒出的，哪裡是你的？」企仁也笑道：「我若不做了全哥兒時，也沒得什麼財產好分給你呀。」長壽想想也是有理，便摺好了，謹慎慎塞在褲帶上的袋子裡面。因悄悄的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到底該怎麼一個下手沒得形跡？」企仁四面張了一張，見沒人，因低聲道：「你可萬不能對慧兒講明！」長壽道：「我曉得，你放心。」企仁因左右張望了一望，把長壽扯到牆角邊，叫他附耳過來道：「我明兒帶了慧兒便走。我到了上海，寄一瓶子東西給你，那東西叫作磷，是浸在水裡的。若出了水，遇了空氣，立時便會發出火來。你用一個大點兒的紙盒子，裡面盛了水，把磷倒在水裡，放在老頭子的後房草堆裡。你便自己進城去，等到晚頭，火著了起來，誰還想到你？只是一層，你要記著，你要到上燈邊，才好把水盛在盒子裡去，不然怕滲漏的太快。你放這盒子到草堆裡去，要把盒子著地，上面蓋草方不滲濕了誤事。」長壽領會，繼問道：「這法子我想不妥，萬一白燒了房子，老兒到不曾燒在裡面，反鬧的驚天動地。並且把付老骨頭葬在火裡，也不免有點兒問心不過，能夠怎麼樣叫他一無痛苦和睡著了去的一般方好。」企仁想一想要道：「那也有一種藥，便是外國醫生用的迷藥，叫做『哥羅方』。多嗅了便會迷過去回不轉來。」長壽道：「那麼用這個法子好。」企仁點首。兩人就此議定，正是：科學昌明添虎俵，家庭危難出鳩媒。

